

# 烽火過杭州

劉昌博

## ——政大遷校記之四

### 校長顧曲，踏雪尋梅

原在上海「遙控」着杭州、南京兩地校務的校長顧毓琇博士，經不起我們旅杭學生自治會代表的函電交催，他終於三月十三日好整以暇地來到春光明媚的杭州。首先是由自治會代表向他陳述旅杭同學的苦境。旋是我們四年級代表茶會歡迎他，名爲「四年級代表」，其實所有四年級同學約二百五十名全都自動出席參加。那一天，是我們這苦難的一羣，首次在杭城省訓團大禮堂聚會，每個人都有滿腹辛酸，想向我們的大家長——顧校長傾訴。

說真的，我對顧校長很陌生，可能我們彼此都是不太關心校務的人；當時我年紀較小，除了啃書本，就是遊山玩水。據說顧校長卻是個多才多藝的人，既是電機學博士，又是文學家兼藝術家；會填詞作詩，寫過一本話劇劇本，對音樂有濃厚興趣，致經常與藝術家們酬酢來往，自是難於分身或分心來關心校務。

我在南京唸書時，唯一的一次看到顧校長，是他邀請譽滿中外的女聲樂家管夫人（恕我不知她的芳名）到學校大禮堂演唱。管夫人是位花腔女高音，兼之儀態高雅、風姿絕佳，她演唱的「踏雪尋梅」一曲，餘音繞樑，縈迴在我的耳鼓裏

，久久不忘。每當我回味起管夫人的歌聲倩影時，才會聯想起我們的顧校長；他鼻樑上架一副金邊近視眼鏡，微笑掛在嘴角，他攙扶着管夫人的手臂上台演唱的姿態，是那麽從容、親切、週到而紳士；我對這位校長大人，僅此模糊的印象而已！

### 苦衷滿嘴，汽水盈室

顧校長在稀疏的掌聲中步入茶會場，他講話時常用右手摸弄他那架在鼻樑上發光的金邊近視眼鏡，不自然的微笑依舊掛在嘴角。他見會場內寂寂無聲，或許爲了調劑過份嚴肅的氣氛，他慢條斯理地說：

「我知道你們在杭城的生活，太單調、太枯燥；如果有可能的話，我想再邀請管夫人來杭城，特爲你們演唱一場。」

他以為這樣輕鬆的開場白，必有熱烈的掌聲反應；詎料，卻招來了間歇的「開汽水」聲。試想在如此的苦難日子裏，前途茫茫，生活與生存同時遭到威脅，精神與肉體同樣受到滾燙的煎熬；大家那有心情欣賞花腔女高音的演唱。不要說邀請管夫人來，就是邀請管小姐、管公主或管皇后來，也沒有人提得起興趣。

可見，顧校長滿腦子的「藝術」和管夫人，

對我們的處境和心情完全不瞭解。

「我本來應該跟大家在杭城生活在一起的。」他爲了緩和略帶沉悶的空氣，轉變了語氣說：「我也有好幾次買好火車票，每次都臨時有事；我在上海實在太忙。因爲，你們不知道，我有多苦衷啊！」他並未說出究竟有些什麼「苦衷」？（附註：顧校長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卻於兩年前回大陸匪區跑了一趟；去年回台時，他也辯說是有「苦衷」，他的苦衷真多麼？）

年青人畢竟是單純的，聽顧校長說他是有多多的「苦衷」，而才沒有來杭城，並非存心不來。於是，大家很快諒解了他的「苦衷」，同時也很快忘記了我們自己的「苦境」。於是，他抓住這個機會，以婉轉的語調，優美的詞藻，靈空的，不着邊際的胡扯了一大篇。對於我們的生活處境，畢業後的工作，以及迫待解決的遷校問題，避重就輕，隻字不提。最後，他還要求我們每人於五月一日以前繳交讀書報告一篇，字數要在二萬至四萬字之間。他的此一要求，招來許多人「開汽水」，他即趁機下台到旅社休憩。

### 肚子饑餓，情緒低減

下午一時，四年級代表集會，每位同學都對顧校長上午空洞的談話，及苛刻的要求表示不滿

。於是，一致決議要求他明天再在四年級同學茶會上給我們公開答覆。

第二天（三月十五日）上午九時，省訓團大禮堂牆壁上貼滿指責顧校長的話，代表會提出了八項請求，最主要的一項是質問今後我們政大遷往何處？當顧校長進入會場後，並請了幾位大個子同學把門，禁止了其他閒雜人員進來。

每位同學心中蓄藏着的辛酸、苦悶和悲憤，彷彿錢塘江秋季的潮水，一波一波向着顧校長湧地傾襲，沒有半句廢話，都是切身的和緊迫的問題。我真佩服他的涵養，有些同學講話稍嫌過火或用詞不當時，他以右手把架在鼻樑上的金邊眼鏡一摸，就沒有事了；掛在嘴角上的微笑依然存在，只是滲雜了幾分尷尬而勉強的意味。

剛開始的一兩小時，大家的情緒達於沸點，恍如所有的火藥要一齊爆炸一般。可是，當會議進行到午後一時以後，大家都餓了，情緒也大為減退；雖然沒有得到什麼具體答覆，如果再不去吃午飯，杭師就會把我們的飯菜拿走。於是，聰明的顧校長又把握機會說：

「你們大家講的話，你們大家的要求，以及大家所關心的遷校問題，我都一一記下了，我會仔細研究解決。有些敏感的問題，我有苦衷，不便公開作答。我想我們大家都餓了，再不去吃飯，人家拿走了，這是我們共同的苦衷。我建議先吃飯，有機會我們再來交換意見。」

我們便在他的「苦衷」聲中，拖着饑餓、疲乏而沉重的步子走出會場。等我們吃完冷冰冰的午餐後，顧校長再也沒有給我們交換意見的機會

；因為，他已惶急地回上海去了。

他在政大當了兩年校長，我只見過他如此的兩次而已！

### 雨花台上，黃昏落日

顧校長來到杭城，不但沒有給南遷同學以鼓勵或慰問，而且，什麼問題也沒解決，大家失望而灰心，展望前程，荆棘叢生，問題重重；有些女同學竟熱淚盈眶，痛哭起來。又有許多同學忍受不了寄人籬下的痛苦，三五結伴回到南京校本部。當時，我在悲憤之餘，也一度決心回南京去看一下，去憑弔闊別多時的巍巍鍾山，到秦淮河畔重溫舊夢，到夫子廟去看王熙雲演唱「新臘八廟」，再遊玄武湖泛一葉扁舟，或站在雨花台佇看黃昏落日……

可是，和我住一個宿舍的好友楊與齡（現任大法官），得知我有意回南京去玩，他特於十六日清晨邀我到西湖濱畔的柳浪聞鶯散步，好意勸我不要回去。他說時局緊張，如果國共和談破裂，戰火復起，交通斷絕，那時想回來也不行了。我們爭辯了很久，他是法律系高材生，頭腦冷靜，分析事情條理分明，客觀公允；於是，我接受了他的忠告。幸而，我沒有回南京去；因為共匪於四月廿一日渡江南侵，已回去的同學，是一個也沒出來的。

楊與齡同學勸我說：「你如果心裏苦惱和煩悶，不妨去遊山玩水，春天的西湖景色多美呀！」於是，我從柳浪聞鶯望過去，但見蘇堤上綠柳成蔭，白堤上桃花似錦，湖面上輕舟剪水；遠處的南高山和北高山，雲霧掩隱，風光綺麗，人在畫

圖中，真箇「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濃妝淡抹總相宜」。

### 西湖景色，賽過美色

從此，我常約比較志同道合的同伴好友楊與齡、熊平章、燕國英、王蔭槐、彭安民、曠野屏、沈朝貴、李明忠、張國華、袁剛、李昌宗等，逐日遊覽西湖名勝古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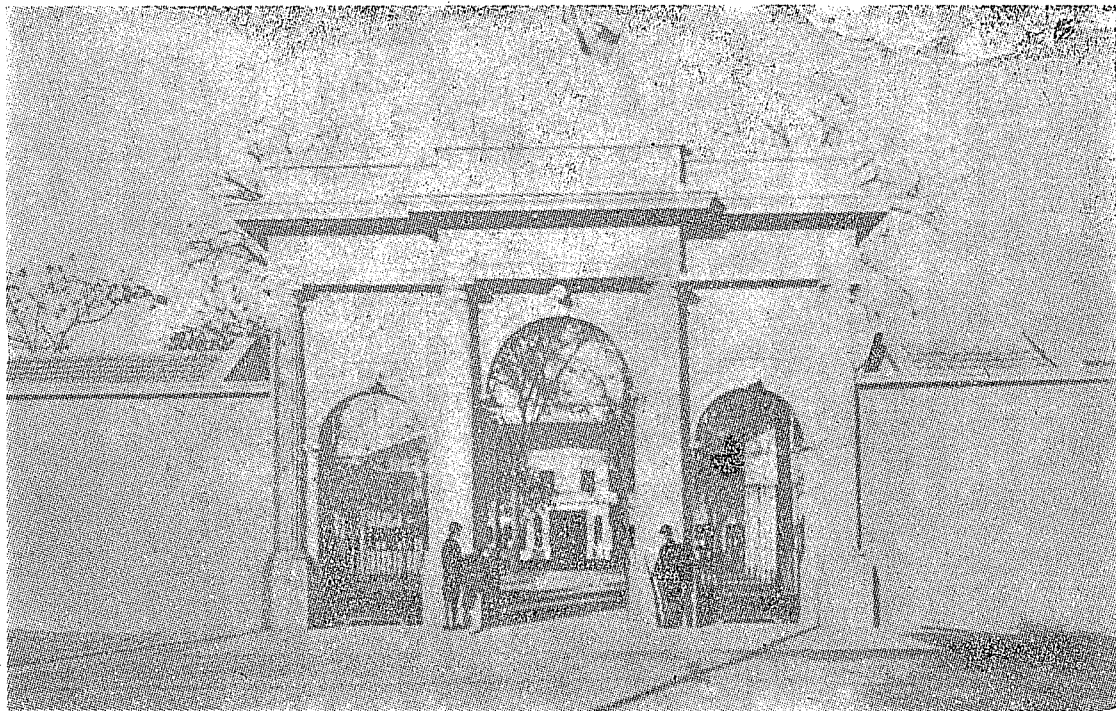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到過靈隱寺瞻仰佛像，到上、中、下三個天竺看善男信女進香，到月下老人祠抽籤，到金鼓洞和黃龍洞尋幽攬勝，到南高山和北高山眺望西湖景色，遠到西溪和雲溪泛舟，從九溪十八澗步行到虎跑寺飲「虎跑茶」，在錢塘江大橋畔登上了那座六合塔。至於，西湖內的勝跡，如蘇堤、白堤、劉莊、汪莊、鎮壓白蛇的雷峯塔、西湖八景，在岳王墳邊向奸臣秦檜的鐵像吐過口水；也曾憑弔秋瑾、武松之墓。有一天，當我不知道是在蘇小小或馮小青墓前徘徊良久，唏噓感嘆時；忽有一人在我背上打了一巴掌說：

「昌博兄，一兩個禮拜不見你了。」原來是國立杭州藝專的袁輝同學，他看我徘徊在一代名妓的墓前，調侃我說：「人體寫生的課不上，原是跑來跟古代名妓幽會！」

「因為！我最近心裡好煩……」我急解釋。「心煩沒關係，」他熱忱地打斷我的話說：「我告訴你一個天大的好消息，最近新來了三個模特兒，無論容貌身材，比以往的都強十倍，下次不要缺課啊！活的美人兒比死去名妓的墓地好看好多了！」他還介紹了他的女友鄭小姐。

### 人體寫生，怕交作業

袁輝偕伴他的女友朝孤山的環湖路快離去時



門校學大治政立國廊紙紅京南

## 中念憶在長

，他又回頭對我說：「我們的人體寫生教授還問我說：怎麼那位鑑賞家好久沒來上課？可能他要看看您的作業。」

「看我的人體寫生作業？」我惶然。

「你不要怕，到時我代你畫一張就應付了！」他安慰我。

從此，我再也沒有勇氣去上人體寫生課，一方面就心教授要我交「作業」；另一方面我是個冒充學生，更就心露出馬脚。最主要的，是模特兒縱然美艷絕倫，但，望梅總不能止渴，畫餅也充不了饑；何況人體上的東西，總不外那幾樣而已，看久了，必然會生厭的。那能和西遊的景色相比，西子（西子）有人老珠黃的時候；可是西湖從古迄今「湖水綠，青山常在」，朝暉夕陰、景色各殊、永遠是年輕的、永遠是看不厭的。那一段日子裏，我是陶醉在西湖的懷抱裏。

我在西湖遊玩時，發現早晚都有許多人在湖邊垂竿釣魚；尤其，我在裏西湖看到一個老和尚釣魚，令人驚訝！他每次投鉤入湖，不一秒鐘，魚兒便爭相上鉤，他一尾又一尾地把魚兒釣了上來。他每次約垂釣一小時，莫不提了一大竹簍魚兒回去；其所釣的魚兒幾全是類似台灣烏來特產的「香魚」形狀的魚類。這種魚兒鮮嫩無比，在西湖有人稱它「柳花魚」。由於，老和尚道貌岸然，我幾次請教他；每次他故意裝聾作啞，不理會我。我只有在他旁側暗中觀察了好幾次，始把他所用的釣竿、魚餌、魚線、投竿姿態和手法，蹲坐湖岸的遠近距離，每次垂釣的時刻及其選擇垂釣的地點；默察苦思後，才略領了一二。

## 酒醒何處，曉風殘月

從此，我垂釣的魚獲量，縱然趕不上老和尚，但一般的釣魚人兒就遠不是我的對手了。我每次釣了魚回來，常邀曠野屏、彭安民和李昌宗等幾位同學在省訓團後面水池旁用磚頭疊成灶，找來棄擲了的舊傢俱作柴火，由彭安民權充廚師，炸鮮魚吃，有時也買一兩瓶酒，大家痛快的暢飲。這是我們補充營養，以及逃避殘酷的、冷漠的、無情的現實的方式之一。

有一次，我們大醉後，爲了遷校問題起了爭論，我主張大家都到台灣從軍報國；有人說最好回四川打游擊，跟共匪拚了；還有一位說，他願再逃了，想回南京去。我們的想法是如此的分歧，爭得面紅耳赤，得不出結論；瞻望前塵，一片迷濛，茫茫天涯，何處是歸程？記得那一次，我們相互抱頭痛哭了一場，後又濺醉如泥地在柳

察拂面的草地睡熟了。

我們當時的心情是沉痛的、悲憤的，一點也沒有古代詞人：「酒醒何處？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。」那種浪漫的情懷；因為，我們正是被大時代遺忘的一羣。

我們的願校長真有意思，就心我們這些年輕人，在杭城飽食終日，惹事生非；他在上海「遙控」着我們，硬要大家於五月一日前繳交讀書報告，而我們畢業班必須寫好畢業論文，方能發給臨時畢業證書。聽說國立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書豐富；於是，我託國立杭州藝專袁輝同學介紹，到浙大蒐集資料。

### 荒唐校園，儲糧備戰

我到浙大校園，發現有許多學生在平曠的校園泥土上，懶洋洋地除草和挖土；每人手裏都提了一把鋤頭。有些還在合唱左派人士慣唱的「鋤頭歌」，什麼……拿起鋤頭鋤野草呀！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！依呀嘿！呀嘯嘿……」唱的又不整齊，說有多難聽，就有難聽。

我到圖書館借書，一本也未借到；因為，當時浙大處於停課狀態，校中有一小撮左派份子正掀起一個「儲糧備戰運動」，那有心情讀書。他們每天分三班，每班八百人，輪流拿了鋤頭在校園內假裝在工作，名義上是為了生產，實際上是保護一部份左派職業學生，害怕當時杭州衛戍司令周岳將軍派人來抓他們。牆壁貼滿標語：「儲糧是爲了反饑餓，備戰是爲了反迫害」。我看他們男男女女在大禮堂內，相互摳着腰肢，作蛇形狀地進三步，又退兩步地扭腰前行，跳着「秧歌

舞」，嘻嘻哈哈的，打情罵俏的，那有半點吃不飽和被迫害的樣子。

青年節——三月廿九日那一天晚上，我們在杭師大禮堂舉行同樂會，備有豐富茶點，且有遊藝節目助興，還歡迎杭師和杭初師生參加，藉以聯絡情感。楊訓導長希震在揭幕報告時宣佈：「我今晚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，政大決定遷往廣州，可望於四月中旬成行；這三個月來，我們帶給杭師和杭初兩校師生不便的地方，實在太多。我建議政大同學，以熱烈掌聲來表示歉意和謝意……。」這一次，大家熱烈和熱情地拼命鼓掌，長達五、六分鐘之久，好像要以掌聲來發洩悶積心中的一切窩囊氣。而杭師和杭初兩校師生也熱烈鼓掌，因為，我們帶給他們的各種不便之事，即將結束了。

### 和談破裂，憂心如焚

既然南遷在即，那有心情寫畢業論文，等到了廣州再寫也來得及。這時，我發現西湖的所有名勝古蹟，幾乎已全遊遍了；西湖的景色跟藝專模特兒的姿色一樣，對我已沒有了誘惑力。最大心願是早日南遷，到廣州去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，據說「南國佳人」別具風姿，熱情如火，怎不令人嚮往？

這段日子裏，國共和談已瀕臨破裂階段，政大旅杭師生每個人憂心如焚，雖然早已組成遷校行動委員會，但是南遷廣州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是搭乘火車走粵漢鐵路南下，二是從上海坐輪船沿海南下。我們有五百多人，無論怎樣走法，在此兵荒馬亂時期，預訂火車票或輪船票，都是不容

易的事情。

前線不斷傳來令人沮喪的壞消息，共匪又提出苛刻的和談八條件，李代總統宗仁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，對和與戰問題，既爭論不休，復猶豫不決；而共匪氣焰囂張萬分，有隨時蠶食渡江南侵的可能。我們這些等待南遷的人，度日如年，真是急驚風，遇到了慢郎中。

我清楚記得，是四月二十日這一天，我在煩悶中獨個兒跑到西湖湧金橋邊釣魚；剛好釣到兩尾的時候，忽見沈朝貴同學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來找我說：

### 痛在背膀，樂在心窩

「你這小子，還有心情的魚，害我找得好苦。」這個短小精幹的籃球選手，冷不防一拳揍在我肩膀上，好痛。

「幹嗎亂揍人，你瘋了呀！」我惶然地問他。「趕快回省訓團打好被蓋捲，快走！」他把我的釣魚竿扔進湖中：「我們這一組就缺少你一個人，趕快回宿舍整理行李，提前吃午飯，下午一時半乘火車到上海，再搭輪船南下到廣州。」

「真的又遷校了！」我打斷了他的話。「我不願丟下你在杭州餓飯，」他又揍我一拳，打在我背上，雖然很痛，但心裏好舒泰，感覺出真摯的友情填滿了我的心窩。我此時，也把釣來的魚兒拋進湖內還它自由。

他！氣急敗壞地跑來找我，要不然我可慘了。可是，他至今關在鐵幕內，生死未卜，我真懷念他。

於是，我們又開始了流亡的旅程！（待續）